

列子口義

下



					漢書門
				一〇七〇	類
			一〇	函	
		三	架	冊	
		二	冊		

					漢書
				一〇七〇	類
			二	冊	
		三	架	冊	
		二	冊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0
冊數	2	(2)
函號	311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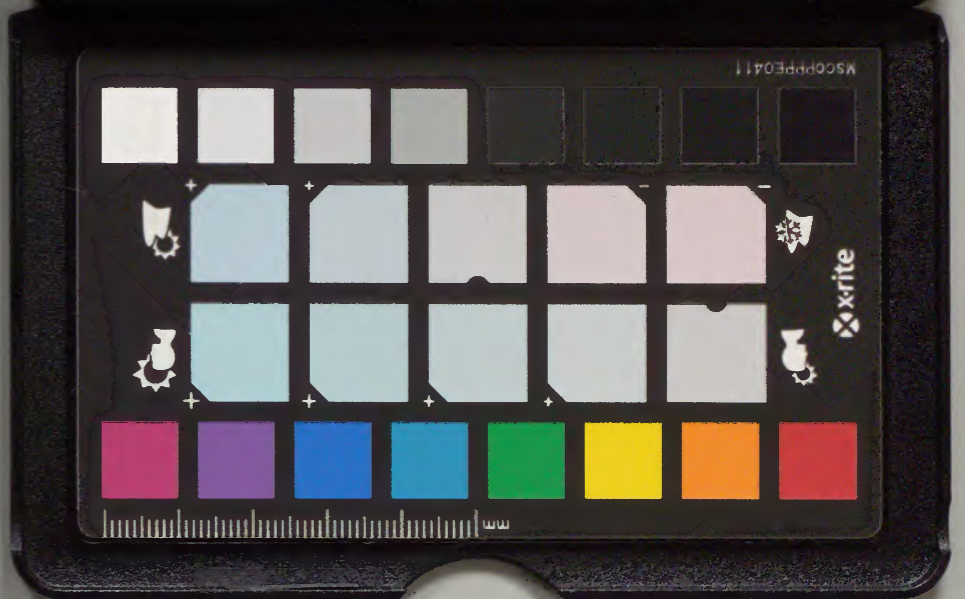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列子庸齋口義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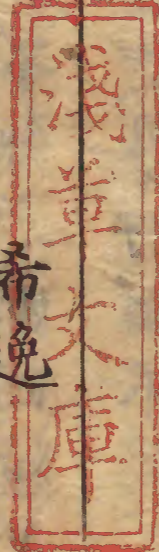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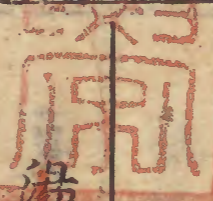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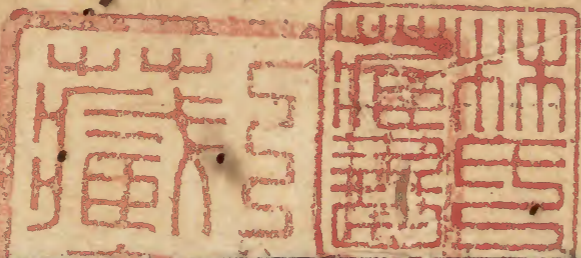
庸齋林

淺草大庫

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
 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
 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
 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
 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
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
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
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
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
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
下不可思量莊子取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

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謹之無則無
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
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
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
棘聿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
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
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

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函，人民猶是也。開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可異是也。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函者，但見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函之西，又有如函者，以中國之取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

如是

含

故木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木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以

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
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
之廣大故爲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
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
可也讀莊別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
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

水潦歸焉

駭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爲
不駿世之言不可以爲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
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
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爲晝爲夜此須識天文者
下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
得有狂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白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名曰歸壚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
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
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
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
七萬里以為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
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
波上下往還不得繫峙焉仙聖妻之詐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
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
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
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
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
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

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昂強神名也。合氣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阮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鼈之三番龍伯之釣龜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減小猶長數千丈焦僂之尺五諍人之

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取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真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苴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地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木禺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

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取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廢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子羽多文余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碎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廢虫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
醜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

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珎之渡淮而北而化爲鴉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定

檮摘抽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

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爲異孰爲同此數語却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

屋

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墮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

列子下

子孫荷擔者三夫。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鑿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

二子負一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行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士，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取，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

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加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垤，亦無之也。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

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本文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本文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爲太言之實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

形或大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
不待神虛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
待殺戮而大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
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帝問答兩夏革邪一
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
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
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帝曰有形之物或大

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
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
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
戮而夭松柏南山豈道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
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雖
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
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
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

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其過闡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

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娉，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穢，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送，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領，亦方壺，負嶠之類，甌，甌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瀆，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

際

隆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一國也。嫫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孽阜孽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傲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二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院

則徒率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導海而南傲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肆吃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撫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

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取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入之取見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

唐本天康
示字少字為
注

冥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

同居處楚之南有齊人之國其親戚死死其親戚

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

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

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

輟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之言

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

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

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匪
好安知非彼之取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
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
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
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龍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
汝多知乎

能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
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
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
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
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
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
懸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

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
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
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
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
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
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鈎荊蓀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
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

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激乘風振
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
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取以能以
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偃僕丈人之承蜩皆
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

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

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下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
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
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
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
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
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
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

器

立

交下川池暴溢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
烈堅冰互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
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
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
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
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

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
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
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
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生一聲此曰叩某絃者
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
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
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十日之間安得通
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
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

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鄰衍
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清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
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
雲薛譚乃謝求友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
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
餘音遶梁攏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者幼悲愁垂涕相
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

逆旅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
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墮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

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

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

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

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

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

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

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

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

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

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

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為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詣見王王為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偃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顛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

者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取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鳥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一子一

革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弁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摠紳摠
 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
 實如入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
 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
 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
 也盛姬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
 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
 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

顏府云古禪師語錄雪峯和尚耀三個木毬見佛未或耀出個或兩個見玄沙三個一時耀出玄沙撒開
 兩年作仰倒數
 雪峯曰汝在彼
 用一個用三個
 曰三即一即
 三雪峯便休
 古禪師曰此是
 雪峯不立名
 題顏府

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且應於肝是
 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
 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况造化之巧乎或車
 者副車也雲拂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
 此與雪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
 翟自謂極巧此之偃師文不足言技能矣所以
 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翰翟
 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
 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皆
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
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
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
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

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皆而
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
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
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簞以朔之蓬
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
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望闕牆而見人尤異
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
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打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法
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
於人

交射中路者飛塗中之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
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
端而打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
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雅識軒路

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等年
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
辛執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
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
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
三矢皆為木槍取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
為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
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
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
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
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唯命取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覺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
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

後

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
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
以目視不以策謳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
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
可使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
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秦豆亦古之善御者也秦箕古語也已見學記

學弓先學箕皆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取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趨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也。屢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枉不敵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取投無差。馬行不

亂也。輶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軌也者。車行不越乎軌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履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卯以睚嫌殺立邠章。邠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卅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

卵果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脅受矢鎡鏑推屈而體無痕捷負其
才力視來丹猶雞穀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果
卵至矣果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
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
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入且先言
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

骨竹

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
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
存莫識其狀其取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
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
而不血刃焉此三寶劍者傳之十二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月晏陰之間跪而授
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果卵

請

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乎？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

暱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趨，其行弱也，悍志絕眾，其志勇悍過人。

也，痕搥痕跡也，離殼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且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且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且夕猶以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騷合作騷騷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

之 我

如見戲也。嗟疾喉急也。支疆肢體疆急而不柔
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
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征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
咫練鍬赤刃用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
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肅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鍊

鍊鋼練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

泥言柔輒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
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
但信其耳目取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
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
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
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人功矣若我哉命曰汝受功於物而
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
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三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
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
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於齊國夷齊餓于
首陽季氏富於屨禽若是汝力之取能奈何壽彼
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
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

富貴貴賤
唐本作富貴
貧賤

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
貴賤若出於命為而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
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
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
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
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此官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任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糲山宜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弄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壯東郭先生曰吾將捨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

狀

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
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
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
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
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草輅
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我也東
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
寤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櫬櫬

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
為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為厚達則為薄厚薄
能否也偶偶而步行不進之類舍音釋義同舍
汝之愧者為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
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為智得窮者非為愚
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
也茂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
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與能
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亂於齊管夷吾
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
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
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
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者無私怨且人能
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

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
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
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
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

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
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
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
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能不
得不用

甚戚者甚親也國民高氏一貴族也鮑叔知
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
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可
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
誰欲數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
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
而衷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
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

有不得又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鈎乎君者鈎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

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隲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乘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隲朋雖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取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
兩可者詭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

之既戮辱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
用不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
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
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
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
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
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
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

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
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
人以此爲天福之會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
死而不得死人以爲天罰之此事於世同亦有一
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
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知之何得生得死
郎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
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真

無邊際也杳真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
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
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爲剛德猶不干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
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
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
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
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
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處順氣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

女始則胎氣不足乳瀆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乏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賦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留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瀆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爲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爲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

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謝之，以其取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壽夭亦非貴之所，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

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主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筭之所無者言非
筭計之取及與筭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
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者聃語閔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之意顯天第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
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
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
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
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
嘗識之將以告君不知取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
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
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
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
都亡所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
奚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
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
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
也漢書有綬若者是也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
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
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
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
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

都無所不信真矣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
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爲哀以何爲
樂以何爲可爲以何爲不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
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
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
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是也動若械者猶影附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

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取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取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已遺形以與造物者

游也

墨

音眉

救夷女

單

音聖

音暉

豈然

暉

許元大

暉

切

夢無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徭佚啓態之類墨音眉尿女履反墨尿軟弱也單至不安貌暉喧恐懼貌慙慙急速貌
巧佞愚直媠魚淺午切研夫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

之微妙，碎斫不解悟貌。

糝何交，糝午交，糝魚，糝辰二切。情露，糝許偃居，糝辰二切。極凌，糝許四人相。

與游於世，糝如志也。窮年不相曉，糝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糝於才之人，糝糝，糝猶猶也。情露，糝今人言賣弄之意，糝讓極，糝吃急之意，糝凌，糝許詰問也。莊子曰：

哲士無凌，糝許之事，糝不樂，糝不相曉，糝悟，糝不相曉，糝喻也。

眠莫典，眠徒典，眠誣，眠主，眠榮，眠諉，眠勇敢，眠怯疑，眠四人相與游。

於世，糝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糝發自以行，糝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姪，眠瑟，眠縮，眠不正之貌，眠誣，眠諉，眠煩絮之貌，眠怯疑，眠拙退也。不相譎，糝發者，眠不相決，眠剔也。

多偶，糝自專，糝乘權，糝隻立，糝四人相與游於世，糝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糝躬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糝多可也。易，糝與人合也。自專，糝自用也。與人不合也。乘權，糝得勢而有權者，糝隻立，糝孤立而無所憚者，糝不相顧，糝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眾態也。其貌不一，糝而成之於道，糝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類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取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

倥倥俱爲切成者倥倥切倥倥倥倥切成也。初非成也。倥倥敗者倥倥切倥倥倥倥切敗也。故迷生於倥倥之際。昧然於倥倥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外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倥倥俱爲切。幾似之類。倥倥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

喜

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消然其
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其理實甚明
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肖似之際而有下昧然
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嘉外禍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
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
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
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版
而立而深墮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
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

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
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
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
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
筭亦筭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
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
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
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
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

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

守之則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篋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極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一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囊落之類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

哀

生事為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矣，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巨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洽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揚朱第七

揚朱游於魯，會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

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矣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矣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矣爲焉曰爲子孫名矣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樵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樵其心者謂爲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斯賤讓

此處合有曰字蓋此一轉也凡爲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僞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作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取爲皆矯其君

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欽慕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受，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

乃借堯舜東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取，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

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
取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
偶王兩慎耳自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夫當
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昇音
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取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
介焉至微者也言人所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
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
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
衣也遑遑汲汲也倘倘俵俵也汲汲以競虛譽
俵俵而避是非與囚梏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
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
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亦
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

其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
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乘訓之意莊子
則不然

揚朱曰萬物取異者生也取同者死也生則有賢
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
生非所生死非取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
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
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死非死則腐骨生則榮紉死則腐骨一矣孰知
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取謂孔聖盜跖同
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
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揚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饑死展季非
亡情矜貞之節以放寡潔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節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

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於持清
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飢死季以此自
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
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
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揚朱曰原憲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寔損生
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
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
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
皆非養生之道也

揚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
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
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損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
人揚王孫皇甫謐裸葬之說似原於此

捐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
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
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
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
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
謂之闕顛；口之所欲言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
智；體之所欲安者，柔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取
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虛

之主，去廢虛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
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虛之主，錄而不合，戚戚然
以至於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謂養。

闕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虛也。徒自
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具身心一
日，比他人一月二年，此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
有百年千年万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
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

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乎
仲曰既死豈在我哉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
可露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
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
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
石椁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
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

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
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
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
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
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
知也穆之後庭北房數十皆擇雉齒矮儒佳婿火吐
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
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
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

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
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
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
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非言子奚不時
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
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
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
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
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
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
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
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
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
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

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
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
而喻之若又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
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
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趨成封累土便築糟立臺是也媵嬭美女也
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
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
忍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

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
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
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
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木
葉郭璞之語似甚皆理但以其術力被駭登廁
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
故爲此論然禍禍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
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取爲而
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

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
觀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怪列
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闔其論而
又為後人取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辨其
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
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
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取欲好

耳絲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
土之所產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
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塗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
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
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
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瘡

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贅聞之曰
端不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
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取爲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取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入之心也

子真之也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
斂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
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
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

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
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又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
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
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

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
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
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取見所聞與所更歷
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
夫食與眼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揚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
至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
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
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又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
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取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在。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若矣。然則者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然。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木禺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爲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爲之乎？揚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

分務死之心則非自養之道。曾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問尹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姝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

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績用不就，逐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享，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二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

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
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
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
矣。桀、纣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
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
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
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

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歸也。雖毀之不知，雖稱
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義之所歸，
若以至於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於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
為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遽者也。遑
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
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
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揚朱見梁生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愛而高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羗牽一羊毋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老聃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流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故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自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東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

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

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取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保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全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

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若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取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

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一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如糞，自以

味之極肌肉羸_レ庫筋節_レ脆_レ髓_レ圓_レ急_レ一朝_レ處_レ以_レ柔_レ毛
綿_レ鼻_レ薦_レ以_レ梁_レ肉_レ蘭_レ橘_レ心_レ痛_レ體_レ煩_レ內_レ熱_レ生_レ病_レ矣
商魯之君與田父_レ禱_レ地_レ則亦不盈一時而_レ備_レ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
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道人者遁天而背理之
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
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
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
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

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
則情慾可減平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
以相使矣此必自舌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
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
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
必至生病瘡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
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
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
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

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纒息則處處皆安
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
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纒狐貉顧其妻
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
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列於口只參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以大慙乎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取以自美者謂舉天
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
他也緼變破鹿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
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天之意戎菽大菽也
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芥菜而為羹也萍子亦
菜之類也蜚螿也蚘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
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蟲也
四者既有以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

麻

也

無厭也。陰陽之蠱言其無厭自蠱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

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極危亡之，不救。豈從逸樂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未

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
正豈二師之言取能戒哉實外也然則名不得
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爲
尊榮以此爲快樂以無名爲卑辱以此爲憂苦
以憂苦爲犯其性以快樂爲順其性所以趨求
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
順性爲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
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
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

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
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
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
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
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
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
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

擬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
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
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
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
後而勉先聞尹謂子列子曰許羨則譽羨言惡則
譽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若譽也身也
若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

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
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
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
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
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有汝影也影
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死形我不死

物能持此意則常。勉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

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以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然而人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王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與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不段其

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
合豈前為詭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
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取為問道者為富今得殊亦富矣安用道
子列子曰紂桀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
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
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
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
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
已則是為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豎亦似
乘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閔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閔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閔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
列子曰知之矣閔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
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
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閔子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
而知其中則非果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
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覓者也所以然者理
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
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
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

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
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
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
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
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
而不囊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
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

衰

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削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

化，無爲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侏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予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予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

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高其家爵殺其親施氏之鄰以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取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過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朋之而

還諸國既反孟氏之父子即曾而讓施氏施氏曰
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
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
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曩乎智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
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目前
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

初無定取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曩乎
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所以干說而
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
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
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代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
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
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鄰如逆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昔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鄰雍

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摘姦發伏文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
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
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
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
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

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
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
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
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
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
之太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
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
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

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與之善游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

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遂

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
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
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為道至為者
道也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為道若以
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
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己
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
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
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

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
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
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
湏臾今趙氏之德行無取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
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
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接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

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釋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火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颶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四字有朱引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関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懷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丁年

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自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

言凶未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抑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
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
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
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
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
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
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
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
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
所以千方百術而無數者也若夫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龐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取見不
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夫之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彈蹶者無迹也。擔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有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狐丘太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
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欲封我矣
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穢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
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
利於地主也趙人信鬼神越人好穢祥占卜而
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

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
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耕沙之
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去之
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
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
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
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

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果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曰：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蒂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博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槍許蓋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慍。」容巨切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為勝負也。槍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

兩者以為捕魚之來，劉毅之爭，臯盧是此類也。
擗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鳥適墜腐鼠而中樓外
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
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
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憶立勇名也。等倫俠客
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之盜曰立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
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立也。爰旌目

曰：謹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嘔也。拾切然遂伏而死。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奚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嘔也可。丟其謝也。
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
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
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左傳狼臙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揚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文乎爾之意

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堅追之揚子曰亡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

堅

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

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粟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感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
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
之不一揚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
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衆
也因學久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
本真心都子默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
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
於多方則喪玉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
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

况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
屢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禪家答語亦有此風
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揚朱曰
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
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物所
變者狗見索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
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揚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
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
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已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玉捷
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
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
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
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

取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取以爲
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何
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
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
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
無差焉若然死者矣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
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教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
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

喻甚佳。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一，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蠶虻，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螻之類是也。非相爲而

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丞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墻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入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

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甕筭亦此意。坡以下九字可小書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從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

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
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
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
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
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謗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
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
喻甚得世情之微。

由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張剖切策上貫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隰之忘將，何
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躡，株塹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
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鋸，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塹，
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
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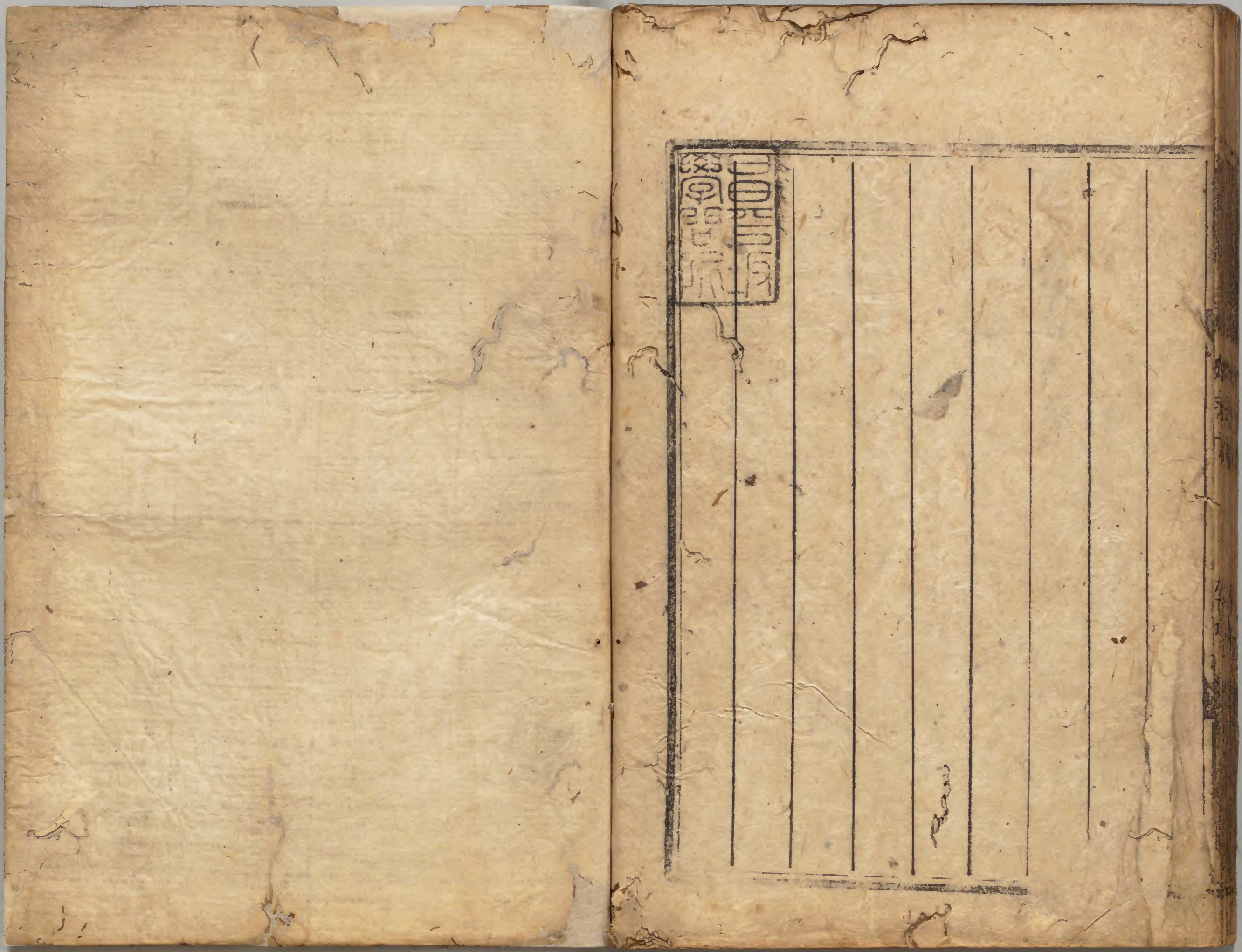
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辨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辨

辨

列子厲齊口義卷下



徳政
徳政

